

目 录

爱民桥	(1)
长空万里	(26)
卖对子	(92)
胜利	(99)
扬子江边.....	(143)
王昭君.....	(217)

爱 民 桥

(话 剧)

王 竞：石岗大队支书，持重、有原则，五十左右。

王大妈：支书的爱人，五十左右。

王小丽：支书的女儿，活泼、孩子气，二十左右。

王 二：社员，机灵、滑稽、好出点子，三十左右。

张喜顺：老实、憨直，三十多岁。

刘敢当：三团五连连长，冲劲十足，二十多岁。

李怀珍：三团五连指导员，稳当，二十七岁。

张甲三：战士，二十多。

齐 红：老炊事班长，三十来岁。

贾汉慎：石岗大队的文书兼会计，二十多岁。

吴团长：三十多岁，三团团长。

马参谋：二十多岁，想的多。

胡师长：四十多岁，机敏、沉着，善于了解群众。

高参谋：师部参谋，二十多岁。

战士甲、乙。

小 秦：连部通讯员。

序 幕

时 间：一九七七年六月某日的早晨。

地点：两山岩峭壁上架着一座桥，桥是用钢轨重叠而成的，桥面平整，桥两边用木头做的栏杆。

幕启时，天幕上双峰之间，架着一座险桥，只听推车响，隆隆而起，使人知道有一个大车队将要过桥。过了一会，桥现在舞台上，车马声，鞭子声越响越近。一阵阵响鞭之后，支书王競和女儿王小丽跳上桥头，女儿正要往前奔，被王競拉住，回过头来望着车队大喊。

王 競：停车！停车！

众：时候不早啦，赶路要紧，为啥不走？

小 丽：爸爸，快叫大家跑么，咱们好争个送公粮优胜红旗呀！

众：是呀！快走吧！

王 競：（拦住众人）光知道快中加快不行！还要知道慢里有快才行！万一对面来一辆汽车或是马车，两家在桥上顶了牛该误多大事呀！等等，我看看再走。

众：那好，那好，快点呀！

王 競：放心吧，慢不了！（下）

张喜顺：多亏铁道兵同志们给咱们架起了这座爱民桥，不然，有粮烂在仓里，也不能给国家贡献。

王 二：（担着青菜上）（把菜担子一放，就接了下音）这话可真不假。就说去年吧，县上说要给国家多贡献一百万斤粮，各公社好不容易才认了七十万斤，剩下三十万斤，谁也不敢承担，（王二把话停住，看看大家）……

众：那怎么办呢？

王 二：你不知道。正赶咱们支书在场，站起来，敲钟打锣一样地应了声。（做老支书姿势）三十万斤好办，五十万斤也有，咱们大队有，而且……（咳嗽）……而且……而且

小 丽：二叔你怎么啦？

王 二：话卡壳啦！（做势）而且不要分文，送给国家，只有一条，我们不管送，要国家想办法去拉。这话一落地，大家就笑了。政委说了一句，王競同志，留着你的粮食给老鼠吃吧！

众：有了这座桥，咱们总算第一次给国家送公粮啊！

王 二：你喜欢这座桥么？

张喜顺：当然喜欢！

小 丽：我们都喜欢，只有二叔不喜欢。二叔最喜欢走旧路，上山碰鼻子，下山蹲犄子。

王 二：喜顺，你既然喜欢，为什么不把这桥抱到家里去？

小 丽：那能抱得动么？

王 二：抱不回去，人家要是给拆走了，你咋办？

喜 顺：老虎拉车，谁敢（赶）？

王 二：我看你是蛤蟆吃天，好大的口气。

喜 顺：嘿！听你这话，弦外有音，你说说，怎么回事？

王 二：（郑重其事地）当初一日，在动员大会上铁道兵同志们讲的明白：为着修建襄宜铁路，运输物资，才修了这条公路和这座桥，公路是简易公路，桥是临时便桥。等铁路一完工，这条公路不要了，这座桥不是要拆走？

小 丽：我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！

王 二：小丽，别发造反派的脾气。你看这桥不都是钢轨拼凑的么？就是为了好拆好卸，所以叫做临时便桥。

喜 顺：我看，再没有比这临时更永久的了！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！

王 競：（匆匆上）你们快过桥吧，前面没有车！

小 丽：爸爸！二叔说要拆桥呢！

王 竞：二叔要拆桥？

喜 顺：王二说铁道兵要拆桥！

王 竞：（两眼一瞪）这是谣言！这是挑拨！这是没有的话！

王 二：（张口要辩理）……

王 竞：（不许王二说话）快赶车过桥！（回头对王二）耳朵根子长硬点！

众：（推车过）

王 竞：（看着车将过完）小丽，咱们回去吧！

小 丽：（随支书下，回头，对王二做了个揶揄的鬼脸）

王 二：（叹气）咳！……给解放军送菜去！

（幕落）

一 场

时 间：三团五连接到上级要拆桥的命令，向全连做了动员的早晨。

地 点：三团五连连部。

李怀珍：（幕启时，指导员正在读书，精神集中，气氛沉宁）……

刘敢当：（边抹汗边上）动员完啦！

李怀珍：把上级命令传达完了？

刘敢当：完啦，一个字也没漏！

李怀珍：大家有什么意见？

刘敢当：嘿呀！我的指导员！咱们是有名的尖子连，光荣传统扎了粗根子的，从来都是用一句话接受上级命令，坚决完成任务！

李怀珍：（诙谐地）有不坚决的么？

刘敢当：别叹气！咱们从来是政治挂帅第一，服从命令第一。

李怀珍：有一，就会有二嘛！是不是？

刘敢当：你这个人生就是胸前挂笊篱——劳（捞）心。

李怀珍：不是胸前挂笊篱，是多想比少想好。咱们还要听听大家讨论后的意见。

张甲三：（心情不快地上，欲言又止）……

刘敢当：甲三！有话就说，别跟我唱王二姐思夫！

李怀珍：（关切地示意，要张甲三说话）……

张甲三：可以么？

刘敢当：什么可以不可以的，别装小奴家。

张甲三：这拆桥的命令，行得？

刘敢当：（不高兴地）你这是什么话？上级命令还有行不得的？

张甲三：（为难地）我说的是……

齐红：（老炊事班长匆匆上）说的是：爱民桥拆得么？（老班长两手沾满了白面，狠狠地一甩）

刘敢当：你甩大白手干什么？这跟拆桥有啥关系？

齐红：你看！这是白面，这是老百姓的心——从爱民桥上送来的拥军的心。拆了爱民桥，要伤拥军的心哪！命令，我见过，我可没见过不动脑筋就执行的命令。

张甲三：老班长说的好！把我要说的话都给说了。

刘敢当：（对炊事班长）我说呀，给你改个名，不叫齐红，叫起哄！你这个老班长怎么也反抗命令？

李怀珍：（对刘敢当）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！

齐红：这大的一顶帽子，可不敢当！小小班长，向连长提个意见，我看还是使得的，——不是有个军事民主么？

刘敢当：提意见，可以！命令，要执行！

齐红：怎么执行？

刘敢当：很简单，扳子、钳子、撬棍、榔头、吊车准备好，队伍一拉，咯叭希脆，一天拆完，向上报告。三大纪律第一条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通也得通，不通也得通，想通了要执行，想不通也要执行，执行了再去通。

齐红：你别光通、通、通呀，敲鼓还有两个声音呢——噏、不噏。

李怀珍：（笑，表示支持齐红说下去）……

王二：（担着菜走到连部门外，听到里头争论，停步一愣）

齐红：我说呀，拆桥也可以，工作要做周到，千万别伤了老乡们的心。

王二：（惊得伸舌头）

张甲三：我说这桥拆不得，老乡们是有意见的。

刘敢当：我也知道，把桥留下，送个顺水人情，群众高兴。可我们能拿上级命令做交易么？

齐红：所以，我说：要把群众工作做好。

刘敢当：群众有不同意见，咱们连就不执行命令么？

王二：（大声喊叫）老班长在么？（边喊边向连部走）

李怀珍：（对齐红）（小声地）去，去！

齐红：（往外走，王二双脚插到连部门限内，跟齐红撞个满怀）王二！今天怎么来的早？

王二：（故意地做出个凄楚情态，一手抄起一根二尺长的大萝卜）老班长！你看，红皮萝卜，又脆又俏呀！这是咱们园子出的第一茬水萝卜。老乡们说：这茬水萝卜谁也不能吃一个，要全部送给解放军吃。这个任务交给了我（高亢地）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。可是，（话音转成有气无力）昨晚上我就听说要拆桥，我说，起个大早，趁桥没拆，把水萝卜送到亲人手里。老班长（乞求地）！你知道：这桥一拆，我们这山区又恢复老局面：对面说话听得见，见

面还得走一天。到那时,我们有凤凰蛋也送不过来啦。

老班长!收下吧!这大概是最后一次送菜啦!

齐 红:没的话,别听谣言。

李怀珍、刘敢当:别听风就是雨,要拆桥还能不跟大家商量?

王 二:我也说是谣言呢!可不一定,要是真拆桥的话,可要先跟我们打个招呼,不了,我们石岗大队的王大妈可是不好惹的!

刘敢当:王大妈会打架?(摇头)不、不、不会……

王 二:石岗大队的人再落后也不会打解放军呀,我是怕你们的手硬不过王大妈的眼泪。(流泪退出门,担菜)老班长,走,下菜去。

齐 红:走,走!(与王二下)

刘敢当:(低头)……

张甲三:(瞪眼、叹气)咳!……

李怀珍:怎么办

张甲三:不能拆呀!

刘敢当:军令如山!你负责?

张甲三:民意如天,你敢顶?

刘敢当:你要抗命?

张甲三:难道咱不可以反映反映情况,请示请示上级?

刘敢当:抗命?请示?保挨克(读作 K),我不干。

张甲三:(急切地)连长!……

李怀珍:(郑重地)你不干?我来干!(抓起电话,幕落)

二 场

时 间:连部研究命令的同一天上午。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• 8 •

摩着王二的话里有音。刚好碰到三连一个战士，我就偷偷问他这件事是真是假，那战士悄悄地告诉我，说这是真的，还要我保密呢？

王大妈：那我可不答应！盼星星、盼月亮，好不容易地盼来了一座桥，桥就是命，我要跟他们讲理去！

王 兢：你慢点去，也别去拚命！有架桥，就有拆桥，要不拆，除非当初不架。

王大妈：你也赞成拆桥？

王 兢：这是国家财产，国家大事，凭上级决定办事，不能凭举手表决办事。

王大妈：（急躁地）你给我说说，这消息到底是真是假？

王 兢：八九不离十呀……（为难地）

王 二：（垂头丧气地上）支书！

王 兢：你回来啦？什么事？

王 二：送公粮的，不、用、装车啦！

王 兢：为什么？这可误不得呀！

王 二：我也这么说呢？可是连里说一定要拆桥，明天就拆，装车也没用了，过不去了！

王兢、王大妈：怎么说？

王 二：明天就拆桥。要送公粮只好担起担子围山转了！空手走一天，担担走两天，我们还能不误期么？

王大妈：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，热馍馍叫人家去吃吧！

王 兢：（猛吸烟）……你听谁说的？

王 二：连长！

王 兢：连长怎么会跟你说？

王 二：（学连长的口气）拆也得拆，不拆也得拆，军令如山！

王兢、大妈：这就拆完了么？

小 丽:(激动地)我找连长去,我要跟他辩论! ……

王競、大妈:(以手做势,禁止小丽发言)

小 丽:(不听大妈的指挥,大发议论)大军一来,要粮给粮,要菜给菜,要房子给房子,要劳力,我们把男男女女的棒劳力送上去,拥军也算够格的啦! 难道解放军就不讲一讲爱民? 一座桥也要拆走? 他们是不是连脚印都捡走呢? 只要我一张口,保险把连长给将住!

王 競:小孩子! 懂个啥! 事情总不像吹灯草灰那么简单!

大妈:你看你,光会说现成的,可你也拿个主意呀?

王 競:主意(思索地)……主意! 当然有。(灵机一动,面对着文书)来,帮我给团部写个信,把道理讲的足足的。(与文书一同下)。

大妈:我也得看看去,看他们写的咋样! (下)

王 二:(对小丽)(瞪眼发呆)……怎么样?

小 丽:爸爸是个大葫芦,没有犄角没有刺,只会说软话,不会吹冲锋号,我看他写不出个带火药味的信来!

王 二:(对小丽)你过来,我跟你说道个主意……

小 丽:(贴到王二嘴边,王二小声地说)(小丽笑)……

王 二:怎么样?

小 丽:好! 一百个好!

王 二:(坐下、神气十足地)给我电话! (小丽递给他电话的话筒)喂! 喂! 接三团五连连部……(幕落)

三 场

时 间:上一场同一天的上午。

地 点:三团团部。

吴团长：(把拿着的电话筒轻轻放下)(马参谋在一旁把电话机挂上)咳！连长、指导员都是好心肠的人，光有个片面群众观点，就不知道小道理应服大道理，难道上级的命令，能不执行？

马参谋：(对着首长一笑)……

吴团长：你笑什么？

马参谋：打墙板子翻上下，小道理有时会变成大道理的。(电话铃急响，马参谋接了电话)喂！哪里？五连？(对吴团长)又是五连的电话。

吴团长：怎么才挂上电话，又来啦？(接过电话筒)喂！敢当么？……是我呀？说吧！……哎？群众都哭啦？……还说……什么？男女老少都要上桥？要拚命？……不是？要静坐，静坐也是拚命呀！……不是？是要跟桥举行个告别礼……啊？王二还说了什么？……群众一急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！……还有么？……好……！你们要随时了解情况，说服群众，执行命令！（放下听筒）

吴团长：马参谋！

马参谋：有！

吴团长：派人去了解一下，到底是怎么搞的？

马参谋：请你看看这封信！……

吴团长：信？谁来的？

马参谋：王支书派拖拉机送来的！

吴团长：(看信)老支书说的很平和嘛！没啥事嘛！怎么连里头大惊小怪的？……去！派人查一查！

马参谋：查什么？

吴团长：群众动态，连里情况。快派人去！

马参谋：是(下)(又上)

吴团长：(一个人徘徊不定，皱眉头)这到底是怎么搞的。

马参谋：(偕王兢上)王支书来啦！

吴团长：你怎么来的？

王 兢：坐拖拉机来的，本来想骑马，还是拖拉机快，我就坐快的来啦！

吴团长：你的信我已经看到了，你的意思我全知道了，我们会好好研究的，你不要太着急！

王 兢：我还有要紧的话要说呢？

吴团长：(急躁地)不要说了，你这一来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你也就不要说了！(不耐烦地)

王 兢：都明白了？明白什么啦？

吴团长：我明白：你们群众有力量，你们不但电话里开炮，还劳你支书亲自出马下战表，支书，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呀，要以国家为重，要以全局为重呀！

王 兢：(不耐烦地)你这是跟我摆的什么迷魂阵哪？对我也好，对我们大队也好，有啥意见你就直说吧！

吴团长：直说就直说！我是个革命军人，连美帝蒋介石都没怕过，你们哭叫静坐闹事，也挡不住我拆桥。

王 兢：(笑了，明白了，慢慢地吸着一袋烟)你不怕闹事，你以为我怕闹事么？

吴团长：我知道你不怕，你才敢亲自挑战！我看你这位老支书可真有个水平！

王 兢：(转在团长身边)别生气啦，我是来给你消气的！

吴团长：(一愣)怎么？……

王 兢：我来告诉你，老乡闹事是没有的话！

吴团长：那不是你们王二说的？

王 竞：是，是这小子扯了个谎，想压你们不拆桥。不拆桥，当然是老乡们的共同心愿，可怎能用歪办法将军呢？解放军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，什么道理不懂，有意见，咱来好商好量。可是，王二这小子冒失鬼，犯了个错误，我是特地来说明情况向您认错的！

吴团长：嘿！到底是个老支书，有水平，把我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给撂下啦！

王 竞：（低头）别说那个有水平，叫人脸上发烧。说实在话，碰到这个节骨眼上，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——七上八下呀！

马参谋：王支书你也说说老乡们到底是咋想呀！

吴团长：对、对！你说说！

王 竞：我的好团长！你该知道，老乡们爱这座桥爱的心疼，想留这座桥想的发疯。不拆，违抗命令；拆了，摘心一样疼。左边为难，右边为难，只是这个时候，才恨爹娘少给长了一个脑袋。

吴团长：是么？

王 竞：团长！你也不必故作镇静，我看你一下子也未必能下好这着棋。（王竞逼视团长）

团 长：（为难地）这着棋，这着棋……（他的手不由地摸着了电话话筒）（幕徐徐落）

四 场

地 点：桥头

时 间：上一场同一天的下午

张甲三:(懒洋洋地上),我今天怎么啦?好像拆散了骨头架似的!

战士乙:你不是嘀咕着怕跟老乡见面么?

张甲三:其实,我更怕见王支书和王大妈。你比如说吧,(做势)我在这里拆桥,大妈到旁边一站:“二傻子,你在干啥呀?”你说我该说个啥?我只好把脸一捂,用鼻子说话:“大妈,我在偷鸡呀!”

战士乙:说真的,咱俩在这里东查西看地做准备拆桥的事,要是真有石岗大队的老乡来了,该怎么说呢?

张甲三:我看哪,把眼放灵活点,一看见有人来,咱俩就钻——钻到(指一条大石头缝子)这里头,藏起来。

战士乙:丑媳妇总得见公婆,这群众工作可怎么做呀!

张甲三:(指天)那是啥?

战士乙:那是天,你指这干啥?

张甲三:(无能为力地)捅漏了天河底,流下来的水会淹死人的。

战士乙:你胡扯什么闲篇!

张甲三:老百姓的眼泪,都装得满满的,一捅就落。咳!反正我没信心能说服群众。

战士乙:我看指导员总有办法。啥事他总是沉住气了。

张甲三:我看哪,最好的办法是开夜工,秘密地拆掉了事。

战士乙:那么这一辈子再也不见支书和大妈啦?

张甲三:(把眼一斜)嘘!大妈、小丽来啦!(两个藏到石头缝里)

小 丽:(扶大妈上)妈!去供销社时,你两条腿像两根柱子,站起来不打弯的。怎么一回来,两条腿像面条了呢!

大 妈:是呀!越走越没劲!

小 丽:就在这里歇歇吧!

大 妈:我就是要在这一歇歇的!来给我找个坐儿。让我好好

地再把这座桥看上几眼。(看)多好的桥呀!你知道这是什么桥?

小 丽:是铁桥!

大 妈:傻孩子!这是金桥,这是银桥,救命桥,爱民桥,风吹不倒,雨打不烂的通天桥。(她用手指着悬岩上的一块石头,石面上长着尖尖的牙)看到了么?

小 丽:(脸色突然阴沉下来)看、见、了!

大 妈:(拉住小丽的手,就像拉住了死去的儿子)你大哥,给地主背粮就是打这里走的。这哪里是走路呀,这是啃肉脚板的刀子。脚,划满了血印,地主的狗腿子在后头,用鞭子赶羊似地赶着一群受苦的活人。步子一慢,就是一鞭子。走这狗牙似的石头尖子上,能快么?……你大哥,一脚踩在那块石头上(指石头),就是那块,石尖子把他扎得一颤,狗腿子紧跟着就是一鞭子,(流泪)他,你大哥,身子一歪……摔死了。

小 丽:妈!别说啦!

大 妈:我要说,要说一百遍,一千遍,你们年轻人才能记得牢,你们才会知道身打何处来!(猛抬头,对小丽)记住!你们不是糖水喂出来的和平鸽,是用苦水泡出来的穷人子弟!

甲三、战士乙:(听到大妈的话,不由自主地,走到大妈身边,大……妈!

大 妈:二傻子呀!你们在看桥?

甲 三:是!

大 妈:是要拆桥么?

甲 三:是……!

战士乙:(悄悄地拉张甲三的衣襟,不要他说下去!)

大 妈:(呆呆地,不动地望着桥,目不转睛,纹丝不动,不声不响,变成了一尊塑像)

小 丽:(着急地)妈!妈!(汽车喇叭停下。高参谋在前,师长在后上)

高参谋:大妈!请让一让路吧!

师 长:麻烦你啦!

甲三、战士乙:(向师长敬礼)

师 长:你们是三团五连的?

甲三、战士乙:是!

师 长:你们看桥?

甲三、战士乙:是!

师 长:怎么光跟老乡说话,忘记执勤呀?

甲三、战士乙:报告师长!这位大妈是个老贫农,是解放军的好妈妈!……

师 长:啊!大娘应该多多教育子弟兵呀!

大 妈:不是当您面夸他们,比亲儿都好!(低头,犹疑,难过),咳!就是有一事,不遂心,师长!听说你们要走啦?
……

师 长:当兵的,就是随着命令转嘛!说上南就上南,说往北就往北。

大 妈:听说要拆这座桥?

甲三、战士乙:解放前,这里没个桥,贫下中农给地主老财当牛马,驮东西。大娘的大儿子,就在这里牺牲啦。

师 长:大娘有意见?说说吧!

小 丽:我妈就有一条意见,一个要求,别拆这座桥。

大 妈:小丽!别瞎说!这是上级决定,咱们可不能瞎嚷嚷。

师 长:是上级命令要求拆桥的。不要紧,大娘有意见,我们可